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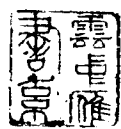
龙凤双

Ⓣ

名譽稱金輪皇
帝駱賓王卷曰
入門見族蛾眉
不肯讓人掩袖
工謹敏
眉偏能
感亂
世主

子元
圖





44.568
SF
12

云中飛龍

双凤驮龙

延
边
人
民
出
版
社

下

目 录

第一章	玉佛令	(1)
第二章	艳 姝	(2 4)
第三章	情 劫	(4 8)
第四章	回天丹	(7 2)
第五章	神 狐	(9 6)
第六章	佛功魔影	(120)
第七章	天 香	(145)
第八章	乘风而去	(169)
第九章	古佛亦有情	(193)
第十章	做 戏	(217)

第十一章	问道灵山	(241)
第十二章	试金石	(264)
第十三章	邪 剑	(288)
第十四章	鹏飞万里	(312)
第十五章	搏 杀	(337)
第十六章	灵 燕	(360)
第十七章	真 情	(384)
第十八章	天涯求知己	(408)
第十九章	极善极恶	(432)
第二十章	五岳称尊	(456)
第二一章	决 斗	(481)
第二二章	狂者无道	(504)
第二三章	士为知己	(529)

第二十四章	倾 心	(554)
第二十五章	美人相护	(579)
第二十六章	女为悦己者容	(603)
第二十七章	将心比心	(627)
第二十八章	僧心天心	(651)

第十五章 搏 杀

这突然而来的情形把这两批人全弄得满头雾水，呆住了。

看看那些人不知所措的情形，邪剑打心底深处乐开了，狂笑一阵，道：“哈哈……佩服，佩服，这一着的确太高明了。啊哈哈……”

笑声把众人震回到现实的境况中来，墨儒恼羞成怒地大喝道：“住声！”止住笑声，邪剑指指自己的鼻尖道：“你叫我？”

墨儒心头一动道：“除了你还有谁？”

邪剑怔忡地点了好几次头，道：“嗯，嗯，除了我还有谁？是啊哈哈……”

墨儒心头唯一的一点希望又消失了，厉声冷喝道：“邪剑！如果你想到你目下的处境，老夫相信你一定笑不出来！”

“我？”邪剑指着自己的鼻子，怪模怪样地道：“你，哈哈……你错了，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有多么好笑，就是刀架在你脖子上你也不能不笑啊，哈哈……”

墨儒冷喝道：“少装疯卖傻，邪剑，你可放明白点。”

邪剑仍然大笑，道：“浑东西，你越正经，老夫就越忍不住要笑，哈哈……向那边看看。”

话落向东边陡壁一指。

顺着邪剑指的地方望过去，墨儒细看了良久，才看到那些插在石壁中的刀剑柄，一颗心好象突然掉进了无底深渊，直往下沉。

邪剑笑道：“这些工具是你们借给他的啊！”

双凤驭龙

墨儒茫然地道：“逃走了？”

邪剑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逃走了，狗杂碎，你相信他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想出来的妙计，目的只是为了逃走吗？”

墨儒已渐渐镇定了下来，冷笑一声道：“老夫就不相信他们敢与本帮抗衡，邪剑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黑小子，你可是想套老夫，把他们去处说出来？你的那点智计与那娃儿相比，可真有天壤之别呢！”

不理睬邪剑的讽刺，墨儒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不是说云天岳不会逃吗？”

邪剑道：“是啊！”双戟遮天忍不住接口道：“既然不逃，就该出来才对啊。”

邪剑打量了双戟遮天一阵，道：“狗东西，你居然敢再来，这可真叫自闯地狱！”

话落一顿，道：“你们真要见他吗？”

墨儒冷声道：“你以为老夫会跟你说笑？”

邪剑脸色一沉，道：“笑话，你配吗？”

话落老脸突然一沉，冷冷地盯着他道：“未见他之前你们说他逃，就算是逃，他也真的逃成功了，见了你，你也会想逃，但只怕无法如愿。”

话落向墨儒等人来时的崖上一指，道：“你们狗眼不瞎，自己看看吧！”

五岳帮中听到声音的人全都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，目光到处，哗声四起，还没有接触，在心理上五岳帮的帮众已溃败了。

由包围，变成被围，形势的突然转变的确使人意想不到。

沉压下心中的紧张与激动，墨儒强声大喝道：“住声！”

声如洪钟大响，震人耳鼓，周围鼓噪之声立时静了下来。

压下众人的浮噪，墨儒沉声道：“玉佛帮那几个不成气候的东西，我们吞也吞下他们了浮噪什么？”

这话说得也有道理，玉佛帮的人与五岳帮的人相比，的确难以相提并论，浮动不安的人心，立即镇定了不少。

抬头望着高崖上的云天岳，墨儒冷声道：“云帮主，你与那些帮众，脚下的功夫老夫佩服得很。”

冷冷地笑了一声，云天岳道：“墨儒，这是立帮以来咱们第一次接触，玉佛帮脚上的功夫令你佩服，不知贵帮的哪一种功夫令云某佩服？”

墨儒长笑一声，道：“云帮主，老夫若是说由你任选一样的话，也许你会觉得吃惊吧？”朗笑一声，云天岳道：“云某若是说这个早在云某意料中，也许尊驾会觉得更惊奇吧？”

墨儒一时间猜不透云天岳话中含意，不敢骤然答复，冷声道：“不知云大帮主指的是哪一方面？”

云天岳冷冷地笑道：“先机已失，险境已入，尊驾等不听凭云某摆布还能怎的？”

墨儒一怔，突然轻蔑地大笑，道：“云帮主，就凭你与那些手下吗？哈哈……”

云天岳冷笑道：“尊驾觉得太少了么？”

墨儒冷笑道：“难道说你云大帮主没有这个感觉吗？”

云天岳朗笑一声道：“兵在精而不在多，云某的确没这个感觉。”

云天岳冷冷地道：“要看事实很简单，尊驾何不指挥他们上来试试看？”

墨儒的道：“居高临下，云帮主，你们的确占了不少便宜，但是，嘿嘿，老夫假使不上去呢？”

云天岳冷笑道：“那对阁下等将更不利。”

墨儒大笑道：“老夫看不出云大帮主指的是哪一件更不利的事。”

云天岳冷声道：“等到云某做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后悔。”

向四周看了一阵，双戟遮天高声道：“云大帮主可是打算火焚此谷？”

云天岳冷笑道：“假使云某真用火攻的话，各位仍有谷口一条路可退出，是吗？”

一听到云天岳提到谷口的那条路，墨儒心头突然一震，扫了七个蒙面人一眼，低声道：“七位巡察，此人诡计多端，他既然提到谷口出路，只怕会有所安排，与其中了他的计，依本座见，不如早退的好。”

双戟遮天亲眼见过云天岳的能为，心中对他总有些畏惧，闻言忙道：“墨儒之言，与本座相同。”

淡眉蒙面人不以为然地道：“曹操当年华容道险些丧命，你们可知道是犯了什么错误？”

双戟遮天道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与其留在这里冒无谓之险，本座以为……”

七路巡察冷笑一声道：“陶堂主，你不觉得这无谓二字用的不恰当吗？”

双戟遮天忙道：“愿听巡察高见！”

冷冷地扫了陶了子爵一眼，七路巡察道：“若云天岳只是虚张声势，我们却虚实不察，贸然退去，传到江湖上去，本帮的脸往哪里放？”

此言有理，但双戟遮天却不甘心就此认输，脱口道：“万一属实呢？”

七路巡察闻言大怒，冷声道：“陶堂主，咱们这些人都是泥做纸糊的吗？”

双戟遮天双眼一翻，才待接口，墨儒急忙插口岔开话题，望着其他六个巡察道：“这么说，咱们是决定留下了？”

六人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

一直没开口的邪剑易见心，此时突然笑道：“这个真叫死要面

子。”

淡眉蒙面人闻言目中冷芒一闪冷声道：“阁下可是也有什么高见？”

邪剑冷然地笑道：“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立场，老夫该劝你们快滚蛋才是。”

淡眉蒙面人冷声道：“这话是站在什么立场说的？”

邪剑无所谓地笑道：“大概偏向着云天岳的成份比较大些，老夫虽邪得离了谱，放着人不找而去与畜牲枉费唇舌啊。”

淡眉蒙面人精目中杀机一闪，道：“可别忘了你还站在这里。”

邪剑笑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等老夫在畜牲堆里玩够了而想走时，你莫非还想送上一程。”

手腕一翻，呛然一声拔下背上长剑，淡眉蒙面人冷笑道：“老夫就送你一程了。”

邪剑忙摇手道：“慢着，慢着，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，该动手时，老夫会通知你。”

邪剑的神态越是从容，当着这许多帮众，淡眉蒙面人就觉得越下不了台，精目中凶芒一闪，手中剑倏地向上一提，一式“笑指天南”，

一闪刺向邪剑咽喉道：“少在老夫面前卖……”狂字尚未出口，突觉手中剑连振了几次，手臂全伸直了，也没刺到邪剑。

他看得很清楚，邪剑除了右臂动了一下之外，人并没有动过，在距离上，他相信决不会估计错误。

目光由邪剑咽喉移到手中剑上，似乎是一种本能的反映，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大步，目光骇然地盯在手中剩下了半截断剑上。

再看看地上的半截断剑，直到现在，他才知道江湖上对邪剑剑上功夫的传说没有半点虚假。

七个蒙面人中，此时又有三个围了上来，看情势，他们防的成份的比攻在成份要大。

看看呆立的淡眉蒙面人，邪剑冷森森地道：“年节未到，老夫不宰畜牲，你们放心好了。”

墨儒见状道：“你可知道五岳帮的厉害？”邪剑道：“别抬五岳帮来压老夫，老夫可不吃这一套，老夫说过现在不是时候说话，到了时候，老夫要动手自然会通知你们一声，还是交涉你们的正事去吧！”

这时谷口两边的崖壁上有玉佛帮人出现，云天岳淡然一笑，沉声道：“墨儒你该下最后决定了。”

三个盯着邪剑的黄面人中一个，向墨儒一偏头，示意他去对付云天岳。

墨儒转过身来，冷笑道：“云帮主，你的意思可是要老夫等退却？”

云天岳朗笑一声道：“哈哈……退却？墨儒，直到现在你才提到这两个字，已经太晚了。”

墨儒冷笑道：“照云大帮主这么一说，老夫好象是真个陷身在险境中了？”

云天岳俊脸上煞气大盛，冷酷地道：“好像？墨儒，这两个字你大概以为用得很恰当吧？”

墨儒冷声道：“云帮主莫非想替老夫修改修改？”

向后一招手，云天岳冷声喝道：“把他推过来。”

云天岳话落不久，玉佛帮中有两个弟子已推着一个黑衣汉子走到云天岳身侧。

冷酷地向谷中扫了一眼，云天岳冷笑道：“墨儒，你可认得此人吗？”

黑脸突然一变，一股不详的预感突然袭上心头，强自定了定神，墨儒道：“老夫确实认识他。”

云天岳沉声对那汉子道：“朋友，把你要传的话，现在传给他们吧！”

望了云天岳一眼，那汉子拉开喉咙大叫道：“总坛有令，叫堂主等速退回去，雁堡七海飞鹏已脱出重围向这里来了。”

谷中五岳帮的弟子闻言大哗，墨儒连喝了三声才阻住，盯着崖上的邪剑狂笑一声道：“哈哈……云天岳，你这可是动的攻心之战术吗？”

云天岳冷冷地道：“云某用得着这么做吗？”

墨儒见手下情绪波动不稳，深知时间越长，他们精神会越溃散，当即冷声道：“既用不着，你何不令他们下来？”

云天岳冷沉地道：“假使尊驾不上来的话，云某自然会下去，不过在云某下去之前，有一件事情云某得先声明，以免各位朋友死得冤枉。”

墨儒怒喝道：“姓云的，是汉子你放爽快些。”冷酷地仰天长笑一声。云天岳道：“朋友，这是云某要收的第一笔帐，在收帐之前，云某要先通知各位一声，不懂奇门之术的人，别往谷口闯，那里云某已布置好了。”

谷中众人闻言又是一阵骚动。再度喝住帮众的骚动，墨儒道：“姓云的，这就是你领导的玉佛帮的新战术吗？”

冷冷地笑了一声，云天岳道：“云某要说的话到此全说完了，墨儒，你们是决定不往上冲了？”

墨儒冷声道：“姓云的只凭张嘴不是英雄，老夫等着你用事实来证明。”

冷酷地笑了一声，云天岳纵身一跃，飘落二十几丈的一块凸石上，俯身拾起一块石块，右臂倏然向下挥，谷中立时响起一声惨号。

冷森森地笑了笑，云天岳道：“墨儒，你手下帮众的确不少，但却都是网中之鱼，你相信吗？”

的确没想到云天岳会采取这种战术，墨儒与双戟遮天老脸同时为之骇然变色。

邪剑忍不住大笑，道：“哈哈……娃儿，你的绝活可真多啊，只

要两百块石头，便什么都解决了。”

谷中五岳帮的弟子闻声哗然大动，人人自危。

墨儒又惊又怒地大叫道：“云天岳，是英雄你就下来。”

云天岳又俯身拾起两块石头，道：“云某已说过，云某要你率众冲上来。”

话落双手一抖，谷中又响起两声惨号，五岳帮众骚动得更厉害了。

墨儒、双戟遮天及七个蒙面老者，心中已不如方才那么安定了。

邪剑眸子一转，暗忖道：“等会儿他们万一往崖壁脚下一躲，娃娃可就打不到了，我得助你一臂。”

念头转完，趁着三个蒙面人分心之际，双足一顿，一跃越过众人头顶，落身崖脚之下，面色一沉，冷声道：“你们打你们的，老夫可不想挨石头，不过，这崖壁之下，老夫可是先占的，谁要过来与老夫挤，老夫就宰谁。”

话落双脚一动，沿着壁下三丈左右外画了一道轻沟，冷声道：“以此为界，咱们互不侵犯。”

云天岳这种战术一用，墨儒等人已无暇再惹邪剑了，虽然明知道他是有意帮助云天岳，但也不敢真个与他翻脸，墨儒强忍住胸中怒气道：“假使老夫要冲上去呢？”

邪剑大叫道：“怎么？你要冲上去？主意可改变得真快啊！这种反应决非人类能办得到的。”

话落一顿道：“不过，老夫已有言在先了，只要别碰着老夫，老夫是决不插手。”

话声极响，显然是另有用心。

墨儒闻言心中暗恨，但目下除了向上冲之外，别无他途可寻，忍不住心中怒火，道：“只要你站着不动，老夫的手下决不会去碰你。”

邪剑冷着道：“笑话，这地方又不是你的，老夫在自己画完的范围内难道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？”

墨儒闻言实在忍不下去了，沉声道：“邪剑，你这是存心找麻烦吗？”

邪剑冷冷地道：“随便你怎么说。”

墨儒黑脸一沉，正要下令冲上去，突听七个蒙面人中有人喝道：“向谷口退！”

虽然，云天岳曾说过谷口的情形，但没有事实证明，人人自危的五岳帮弟子，闻声争先恐后地齐向谷口冲去，势如奔马，无法阻止。

墨儒浓眉一皱也无可奈何地退了过去。

在五岳帮的人向谷口奔驰的同时，玉佛帮的人已先后集中在一起了，这时受困退回的云天岳飞身跃上石崖，吩咐道：“分成五队，各由七海飞鹏、应天星、石天松、熊飞及本人率领，这是本帮的第一仗，我们要打得漂亮些。”

四人答应一声，各自领着事先分配好的帮众布署去了。

云天岳看看身侧的神狐道：“那边他们出不去吧？”

神狐道：“帮主放心，他们绝对出不去的。”

墨儒对邪剑道：“你一向独来独往，今天为要帮云天岳？”

双戟遮天陶子爵也插口道：“而且，是为了一个要与自己一决生死的敌人。”

邪剑大笑道：“你知道的真多啊！”

双戟遮天道：“云天岳身具佛魔之功，出道至今尚未遇到敌手，你邪剑功力虽强，只怕也没有百分之百取胜的把握。”

邪剑不动声色地道：“你是想与老夫合作？”

墨儒一见有机可乘，忙插口道：“如果合作，本帮决不亏待你。”

突然地，邪剑仰天狂笑一声，道：“哈哈……人同人斗是必然地，但是，人与人之间虽有争斗，人却仍然要与人聚，总不能因为要

争斗而与畜牲相聚啊！”

说了半天，仍然等于零，墨儒黑脸一沉，冷声喝道：“我们上！”话落当先向邪剑冲过去。

眼前就只剩下了这条可走之路了，虽知凶险无比，但却不能不走，墨儒号令一下，五岳帮的徒众立时如脱缰之马般地向崖上飞驰而上。

墨儒之所以敢攻击邪剑并非不知自己功力难以与邪剑抗衡，乃是因为他统领这些人来围歼玉佛帮时，曾夸下海口必要马到成功，而今不但围攻未成，反而被围之势责任所在，使他无暇考虑到自身的安危。

邪剑有心相助云天岳一臂之力，目中冷芒一闪，冷声道：“好个不自量力的东西。”

话说猛然向前踏出一步，直迎上来。

墨儒自知功力难与邪剑抗衡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暴喝声中，聚满功力的双掌，倏然对准邪剑胸口拍来，掌出狂风如刃，似有排山倒海之力，足见他在五岳帮中能占堂主一席，决非偶然得来。

邪剑前冲之势不变，双掌一分，直迎墨儒拍来的双掌，似欲硬接。”

墨儒既有自知之明，哪肯硬对，冷哼一声，倏然收掌滑步，侧出五尺，收回的双掌在他侧身相避的一瞬间，又以迅雷惊电之势拍了出来，指顾间连拍了十四五掌。

墨儒这边一动手，那些帮众可没闲着，呼啸声中直向崖上扑去。论掌上功夫，邪剑并无什么长处，但墨儒却以掌上工夫见称武林，功力虽然远逊于邪剑，但取长补短又不求功，短时间内，邪剑还倒真收拾不了他。

封住墨儒的攻势，邪剑眼看着五岳帮的徒众流水般地从身边过去，心中不由急怒交加，暴叱一声道：“墨老匹夫滚到一边去。”

声落双掌聚齐功力，对准墨儒拍了出去。

掌出狂飙似能移山，凶猛威烈，令人触目惊心，不敢接其锋刃。

墨儒心中本就存有怯意，见状心不由已地暴退出七尺多远，双掌收在胸前，以备迎接急退而至的邪剑。

哪知，事情竟然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他退下的身形才稳住，左侧突然响起一片刺耳的号叫声，一转脸，只见鲜血喷洒，身影乱倒，邪剑正如进入无人之境似地来回冲杀着，号叫之声随着他手中带起的蒙蒙银虹而起。

心头一沉，第一个意念告诉墨儒，邪剑开始用他的剑了。

贪生的念头使他不敢向前，但是，眼看着帮众惨死，责任的重压却越来越重了。

定睛抬头向上看看，双戟遮天及七个蒙面人都已与云天岳等人交手了，大半的帮众，也已冲过了邪剑这一关而在峭壁上奔行了。

自嘲似地笑了一声，墨儒自语道：“我是为了谁？若论活命机会，我比他们少了多少呢？”我为了什么？”

难道只有我有责任吗？

念头这么一转，贪生之心更盛，猛然把心一横，顿足纵身向崖壁上飞射上去，他也管不了这许多了。

邪剑虽然在对付那些帮众，眼睛注意着墨儒，是以，墨儒立足崖壁下，正准备二次纵身，突觉眼前人影一闪，银光打闪，直刺咽喉。

骇然暴退一步，满以为已经躲过了，定睛向前一望，只见前面什么也没有。

他决不相信自己会眼花，才想转身，突然，邪剑的声音冷冷地起自身后，道：“墨儒，再走了，老夫连一个杀的也没有了。”

眼看着那些帮众一批批地涌离了谷地，墨儒心中暗自叹息了一声，冷声道：“邪剑，老夫没防到你这一招。

邪剑冷冷地道：“就算你防到了，你自信能躲得开吗？”

墨儒大笑一声道：“也仍然躲不开，但老夫至少可以知道自己是尽了力了。”

轻嗯了一声，邪剑突然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墨儒，这还像人话，你转过身来吧。老夫让你试试！”

缓慢而镇定地转过身来，墨儒向谷中扫了一眼，冷笑道：“尊驾放倒了不少。”

毫无表情地向地下那些尸首扫了一眼，道：“还差一个是四十个，因此，老夫留下了你。”

墨儒冷冷地道：“三十九个在本帮的三百弟子中算来只是小数目，老夫一个，在九人说来也是小数目，尊驾只留下了这些就满足了吗？”

邪剑大笑道：“老夫只不过是客串而已，大宗的不是在上面吗？你何不回头向上看看？”

的确一直没有时间详细向上看看，缓缓转过头去，目力所及。

墨儒心头先是一沉，接着涌上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，逃上去的八个人，云天岳截住了三个，天香公主截住了两个，其他三个各被七海飞鹏等人堵住了。

不但无法上去，反而渐渐地被逼了下来。

崖缘上，排满了玉佛帮的人，那些五岳帮的帮众，到达崖边，便算是路程及人生的终点了！

惨然一笑，墨儒转过脸来。

邪剑笑道：“你可曾看到大大小小的有哪个逃出去了吗？”

顽强地冷笑了一声，墨儒道：“老夫佩服云天岳的狠与毒。”

邪剑道：“假使易地而处呢？”

墨儒一怔，突然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有理有理，假使易地而处，老夫也会让他云天岳佩服。”

邪剑向上看了一眼道：“第一批人快下来了，你猜是谁？”

不用猜，墨儒也知道是双戟遮天与两个巡察快被云天岳赶上